



寶山集 六

册十共

~ 16
2382
6



2382
10-6

臺山集卷十一目錄

墓誌銘

載寧郡守崔公墓誌銘

成均生員金公墓誌銘

大司成徐公墓誌銘

趙聖直墓誌銘

禮曹參判尹公墓誌銘

禮曹參判鄭公墓誌銘

吏曹參判吳公墓誌銘

墓碣銘

韓

南處士墓碣銘

錦江居士奇公墓碣銘

韋庵金公墓碣銘

墓表

考妣墓表

碑

遂安李氏傳世遺址碑

臺山集卷十一目錄

臺山集卷十一

安東金邁淳德宴



墓誌銘

載寧郡守崔公墓誌銘 并序

抱川縣北六七里有村曰嘉菜里崔氏世葬其中有墓良坐曰載寧郡守諱裕泰之藏公以 肅宗四年戊午生生三十三年而仕仕二十七年而卒卒八十四年而嗣孫處士光肇狀事行具書與幣屬邁淳序而銘之序曰公字士仰慶州人始祖新羅侍郎文昌侯諱致遠當李唐之季有大名于中夏歷高麗至

本朝名卿顯士諧牒相望曾祖諱應虛官參判祖諱慶漢通德郎考諱寅錫官都事妣宋氏判書贊之後也公爲人敦厚長者風骨頎偉趙忠翼公泰采李忠定公弘述見而賞之勸令從事射御遂登庚寅武科由宣傳官陞訓練院主簿轉都摠府都事經歷辟御營郎管餉事帥尹就商倚勢張甚擅調營兵私役又濫用軍餉公據法言其不可就商恚誣以它事至下吏間無實得釋時巨室分朋相爭如水火仕者多隨勢爲向背公雖陸沉西班邪正之際辨持不苟處已接物蘄然露角稜一邊人稍稍指目之未幾出爲樂

安郡守則辛壬事作矣元臣宿將相繼遇極禍以死而一時賢士大夫聲聯氣屬姻比戚附皆處以流竄於是四裔遠惡填滿如市而湖南濱海多絕島至者尤衆公慨然歎曰吾所以盡心力者庶其在此凡一路謫人識與不識悉馳牘賙以俸廩視其緩急而上下焉有隣宰以時議休之公笑曰所貴乎士者以臨難不改節也况今日忠逾未知誰在以此得罪於我光華萬丈矣時輩聞之大怒已而有交關謫人之禁公使家僮爲賈人裝間行水陸致橐粟如是者歲餘憲府發其事與興海郡守李最英延日縣監朴端錫

臺山集
俱被啓罷公卽日歸先隴下閒居養親以爲樂乙巳
起家除工曹佐郎時改紀甫新匪人尙有居朝右者
公不肯造門納刺以事罷居數歲沈公宅賢申公昉
入銓地語及辛壬事曰崔某樹立甚卓真所謂無所
爲而爲者吾輩豈可以常調韎韐待之宜先畀一邑
以便其孝養會載寧缺卽舉擬焉四年而丁內憂去
官公年衰執禮不懈服才闕寢疾終于京第 英宗
十二年丙辰二月八日也卿宰諸公得訃皆以書相
吊曰斯人胡遽至斯比葬多來哭甚哀配朴氏縣監
希說女卒後公二十一年葬在公兆域東數十步亦

艮坐生一男曰成默武科副司正司正男光肇女適
縣監權珪光肇四男二女克明生員克敬克淳克念
府使朴升煥士人俞教煥其婿也玄孫男女皆幼鳴
呼辛壬之禍烈矣奸黨乘 上有疾竊大柄以肆斬
伐刀鋸桁楊不能遍及則假手于風濤瘴癘飢寒疾
病以求逞而善類幾乎盡矣善類盡則 儲位傾
儲位傾則國隨以移當此之時有能落毛髮以濟一
人其功已奇矣况公之捨身忘家博施而久卒與之
同其摧敗而無悔者非性於仁義不能也彼皇甫威
明之徒激於一時意氣以豪傑自喜硜硜然知其小

臺山集
矣按狀公事親孝與朋友信前後治郡廉明有美績於法皆可書而苟大處無可觀世之一節小善若此類者亦衆矣又奚足以垂不朽爲後世勸銘曰嘗聞之善人國之紀而天地之所愛惜也戕伐善人椽國之紀拂天地之愛惜雖富貴顯榮赫然可畏其終也有不斬焉絕忽焉亡者乎以彼之殃而知佑善者之必昌侃侃崔公忠義之徒抗節蹈危詘信與俱有孫克家會玄衆多鬱彼拱木樵禁牧呵厚施之報百世可俟納銘于幽用昭厥以

成均生員金公墓誌銘

并序

崧陽故都人 本朝亦爲畿赤近地俗重厚尙義爲士者彬彬攻文學有古臺笠緇撮之風顧 國家取士輦轂大家外以三南爲右每權務大政自 上降旨諭兩銓收用故都人者無虛歲有司承爲故事莫克對揚稱 上意以故界中文武仕者厯厯經行賢良之舉自花潭徐文康公以後闕絕未有聞焉識者嘆之然以其循分鮮慕也有不學學必肫肫內修質浮於文視三南諸儒有過而無不及此在位佐政化者所宜察也蓋余於近故蘿山趙公有善兄弟徵之云蘿山之門多秀士趙公獨稱綏仲進學甚力樂善

畏義綏仲金公履福字也其先出安城上祖璩麗朝
左僕射世家崧陽大父諱行喆曾大父諱重鑑皆以
隱德重鄉里考諱致敦妣金氏文貞公坵之後公幼
聰悟記性異倫大父奇之教養不去膝自甫離經輒
以口耳爲戒旣長博通諸子史歸宿洛建於小學誦
貫最富束身制行造次參倚往往有徵久著動之效
少兼治程文以四書對中戊午生員自是謝進取專
心爲已晚年學成從遊者衆關書塾以接之嚴立條
約每日授書三日一問難旬日一都講至微辭奧義
必爲之旁引曲喻諄諄忘倦期使蒙者昭然暇則喜

談古今嘉言懿行以助歆發諸生有言先輩某公賢
者事逸不可徵公曰是載敗故紙見塗屋壁在某地
某村某家立命門人善書者贏糧就鈔之經宿而反
良然公素清健一日遇微疾暴革不能言顧子弟取
書版寫麾婦人出有頃又寫招金景玉來少焉而終
景玉名相璟習於禮盖屬掌絞紵事也其正終不亂
又如此公生卒皆辛巳是歲十月某甲葬于豐德弘
農山丑坐經而觀者五十餘人皆哭失聲後三年移
葬本府清涼峰西寅坐配金氏籍海豐四男用基進
士俊基勉基順基三女適金象大秦尙晦秦應福孫

錫敷錫胤余與公未之識也進士君狀公言行介趙友學儉來請曰先人嘗讀公文而悅之治命用基曰死得此文銘墓足矣用基不敢違謹治石以俟語已泫然噫余何以堪之銘曰
按狀公嘗曰能造人所不到之地位者必用人所不及之誠力能致人所不得之名聲者必有人所不具之真積美哉言其自道而自的者乎惟力惟積蘿老匪阿銘之在茲尙永不磨

大司成徐公墓誌銘

并序

上之十有三年七月十八日原任成均館大司成

世子侍講院輔德達城徐公卒于京師享年四十有八十月某甲嗣子友輔卜地揚州葬焉其鄉瓦孔其山金臺其位負子抱午旣又狀公官世行治屬邁淳爲銘邁淳自惟三府之名不合累公挺隧卽文詞拙陋不論也固辭友輔拜且前曰先人嘗宦于朝矣乃其志行之實存乎隱不存乎顯期諸遠不期諸近誌不考實猶無誌舍衆取子友輔盖思之熟矣且子於先人有傾蓋之故友輔所知也存沒異視子必不然邁淳遂不果辭公諱有望字表民以高麗軍器少尹諱開爲始祖入我朝忠肅公諱潛爲穆陵名臣

臺山集
是生諱景霄尙 穆陵長翁主封達城尉仍世貴顯
胤胄蟬嫣祖諱命勲縣令考諱迴修觀察使並推恩
贈吏曹參判縣令以觀察觀察以伯子承旨階二品
也妣貞夫人安東金氏文敬公漢湖先生諱元行之
女公幼而穎邁稍長自刻讀書爲文章蔚然有聲十
八中生員癸亥中增廣東堂擢甲科第三人例付平
市署直長避親嫌移司宰監間入堂后攝記注甲子
秩滿陞司饗院主簿歷成均館典籍兵曹佐郎拜司
諫院正言乙丑差 正宗實錄郎廳秋以都事掌平
安清北試丙寅選玉堂出爲咸鏡北道兵馬評事丁

卯拜修撰疏論君德時政多中機要冬彗星出踰月
廷臣相視無一言公獨因進講極言闕失頃之大臣
請譴罷三司不言者公以先有言免陞校理復上疏
陳弭災之策以遠閹豎親臣隣屏細娛懋實學爲先
務戊辰中批超授司憲府執義轉宗簿寺正承命廉
湖南右道復命被廟堂論罷已巳敘復拜正言秋
上以 元子誕生親告 璿源殿錄執禮勞進階通
政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坐事罷庚午由兵曹參知出
牧楊州壬申春丙遷大司成西寇據定州五月而平
州缺守 命特重其選銓曹以公應大臣爲言有疾

難赴狀遞拜輔德合院僚請亟行相見禮仍陳輔養之道癸酉春除安岳郡守不赴已而疾益甚自知不能起處置家事怡然待盡臨纊檢押愈嚴冠少敬輒命侍者整之配淑夫人豐壤趙氏漢城庶尹鎮憲之女生三女不育子承旨第四子卽友輔公少遊場屋不以標致自異而容止整重望之可象平居簡穆對賓客或終日不交一語遇事輒剛厲有氣以故所至儕友皆斂衽推下之嘗掌太學議率同舍生抗章言趙德隣不宜復官至觸上怒不撓始觀察公以清直著聲英廟朝忤戚畹用不究材公克守家訓嚴

於淑慝之辨士益以此重公公亦厚自待經心當世務爲有用旣釋褐入臺省見世路日巖稍事晦戢不欲爲危言巖論以招禍而所秉大閑固確如也每喟然嘆曰無可爲矣惟官守盡職爲可少試所學耳湖南之役竭氣採訪窮筭絕滲犯霧露不憚卒以崇病還奏多所罷行寶城倉穀歲久糶不可食吏猶按簿散民公曰此寶民膏肓不可不除亟鯁而火之籍實以聞其被論罷以此而穀簿減者萬餘斛寶民以蘇楊爲畿赤大州地重而劇老吏以治辦聞者至則挫焉公雅不屑米鹽靡密事人疑其疎於吏及其爲之

也絲綜毫析鉅細以躬待民吏如家人惜府庫如私財人服其誠不威而理定州賊起或傳寇深且薄都公卿家多遣其妻孥子姪在都者馳報其狀微及搬家避寇意公移書責之曰何不似讀書人口氣吾守土臣不可去治事益整暇方倉卒軍興符移旁午民志大搖及見公所爲乃稍定時頻歲大侵公預請于朝得北漢米以待之民不瘠死旣內遷猶縷縷言住催賑濟事得旨準許揚人至今歌詠之最公有受道之器宰物之量自檢身理家以至事上臨下出入風議要皆本之明信非苟然者其不能充拓輝光以成

久大則時命使之也余始末識公記弱冠應試類宮適驟雨見諸生全集廊廡下爭地甚囂有一人長身拱立秀出醜夷中目屬而異之久乃知其爲公時公負雋望朝夕取上第顧留落不偶垂四十猶爲布衣及余佐貢院坼號而得公名退遇公姊子今觀察使洪公奭周于省中致公私二賀明年公入諫垣余出令西縣以京外官禮謁公于城南之第公一見如舊類不以貌待者無何余屏居揚州公嘗三顧余室其以地主臨也懸燈至丙夜縱言及於出處行藏之際忽愀然曰吾倦於仕矣已修松山樊廬將歸老焉林

臺山集
下相從有日矣余觀公神清而志潔非樸楸隨人後者卽不能進而有所爲退踐斯言不難也越三年秋舟過陶山望公堂封出兩崖間有陳荻焉爲之潸然出涕蓋思公之言惜公之志未就不但交遊離合之無常人世脩短之難期爲可悲已銘曰
謂公不偶玉署金閨有齋莫伸孰如其畸龍淵鬱鬱薄言錐末燕居何念周道其剋夔臯之業久矣天慳胡不少淹澹成楓山公言猶在公魄伊邇誦而銘之知者之俟

銘成於丙子春未及燔瘞趙夫人卒將祔術人言

壙有灾審之如術人言不克祔就左岡爲雙封以已卯八月改葬公于積城縣廣水院莘巖洞壬坐之原而祔夫人夫人歸公四十年莊密慈愼御家有方公甚重之從公貴受封誥生先公三年卒後四年改葬宜改銘友輔謂銘主紀德仍舊無害惟改葬時地及夫人生卒事行宜補使邁淳附記下方

趙聖直墓誌銘

并序

余年十四委禽于嘉林趙公之門時公跽于朝家漣川山中飯疏衣褐門巷蕭然而金夫人賢有壺範膝

下八人丈夫半之弁舛成列舒鴈進退皆循循遜悌
入其室熙然有和氣世之談福厚者咸歸焉其第三
君曰學濂聖直與余同丙申生月日先以姊弟之序
謂余爲兄而時時詼調爾汝相驩也君爲人慈良坦
易事父母有深愛推以及於昆弟朋友皆真情不藩
飾每內集燕侍衆方環坐整持君輒率爾出言動作
孺子態滿座哄笑兩尊人亦爲之莞爾余常曰公誠
福厚其來未艾而抑趾之者其聖直乎旣而公起家
顯用累官至兵曹判書君成小科爲吏有聲盖稍稍
副所期而得年不滿五十題其旌曰義興縣監惜乎

吾卜其始未圖其終也年運世閱輩流凋落每念少
壯全盛遊戲徵逐邈然若曠劫事未嘗不悄然以悲
君之子將表君封隧狀事行屬余以銘余故不喜與
人爲銘而於銘君也又何辭以拒君幼有異質大父
文獻公撫而賞之曰是兒必爲厚德君子稍長涉獵
經史不煩教督洪學士儀詠窮居博學君從之遊遍
受閩洛諸書忍飢凍三年不去癸酉中進士一等趙
氏之先有雲江竹陰近水軒三世魁司馬君又續其
武人以爲榮乙亥除中部都事明年序遷內贍奉事
宗簿直長丁丑以 璿譜監印勞陞六品義禁府都

事刑曹佐郎 宗廟令其後所歷也既得邑金夫人先卒判書公春秋又高君權奉薦饗以伸不洎膳旨藥珍往復交道所以用情於悲喜者懇摯感人其爲政也諄諄教詔不屑鞭扑賦役徵發期無不集以其暇課士養老完癖實庾績成化孚去而有思蓋據君年位施于家邦者僅此而率心以行壯不改幼庶幾乎務本爲仁則舉最包餘斯亦可以銘也已矣判書公諱德潤文獻公諱明鼎趙以嘉林伯諱天赫爲始祖世有簪組至一峰先生諱顯期在 國朝孝顯間以儒術薦官至仁川府使生諱正純文科持平 贈

左贊成是爲文獻公以上兩世金夫人承旨諱悌行之女淑人申氏縣監大有之女一子在永卽請銘者二女婿金商一前縣監申錫昌內外孫男女並幼是則君之族系配育也君之卒在甲申正月二十四日葬于高陽大壯里安谷其坐乙銘曰
祿不貌副仕不器究銘而著之維以永久

禮曹參判尹公墓誌銘

并序

我 正廟二十一年丁巳春正月大臣奏曰太子早諭教三代之所以長也今 元子宮春秋八歲宜選端方有學術者分日進講以應經義 上可之於是

僉舉宋公煥箕爲師傅李公直輔爲右諭善而海平
尹公以時任大司成擢禮曹參判兼左諭善中外翕
然賀得人然宋李二公皆林下士屢徵乃至至亦不
能久公終始專任非甚病未嘗不朝夕銅龍越三年
正月三日卒于位享年七十有七訃聞 上震悼贈
賻多殊禮今 上初元念舊恩 賜祭蔭子始公以
直道擯于時噬毒枕險幾不能全 正廟察公貞信
拯底甚摯卒乃度越具僚委重託大任遇之隆甲乙
弓旌 嗣服紀勞視古甘盤人果不能勝天而明主
在上士亦可以知所勸矣公諱得孚字士休惟尹氏

顯自高麗入我 朝大提學月汀文貞公諱根壽與
叔兄梧陰文靖公斗壽俱以文章勲德爲 宣廟元
臣月汀公之孫曰大丘府使諱宗之大丘生司圃別
檢諱端寔公高曾祖諱聖冕 贈吏曹參議考諱源
贈吏曹參判皆以公貴妣延日鄭氏縣監津之女公
以 景宗癸卯三月四日生幼從諸兄學沉思切問
不究不置成童盡通諸經請益于朴先生弼周之門
出遊庠序譽望蔚然 莊獻世子代聽庶務館學有
疏議將陳于 大朝公曰此宜直陳 小朝諸生推
公爲首屬建草公慨然奮筆辭甚剴切且曰國之置

三公實兼師傅之責今親肺腑任柱石者乃反罔念
匡救將焉用彼相爲哉草成衆論洵洵請改定公不
應揖諸生歸仁川文鶴山下閉戶讀書以爲樂甲午
中東堂生畫第一準年格陞六品歷成均館典籍兵
曹佐郎除正言丙申春掌試湖西未坼號奉 大行
諱音奔哭復命出入臺垣語默以義同宗在論啓者
輒引避不參遂爲故事其受 上知始此庚子復拜
正言先是 正廟在東宮戚里勢熾內中多危疑洪
國榮以宮僚有保護勞徐命善疏贊代理爲公論所
許 正廟踐阼二人皆貴顯用事而國榮驕恣稔惡

命善旣得志棄其所秉義理專務招權植黨日與公
論交惡而前日戚里姻客失憑附者爭趨爲淵藪是
年春國榮始得罪勒致仕命善猶據勢張甚公因辭
疏極言曰國榮貪天爲功全無臣分國人敢怒而不
敢言今旣罪黜矣前車之覆後車之戒與國榮同功
一體者雖未見驕橫如國榮 殿下若又假之以權
則安知異日不復如國榮哉宜裁抑以戒先事命善
恚嗾玉堂論罷爪牙之徒磨礪以伺會次對 上顧
廷中曰尹得孚疏何如命善進曰設意叵測 上遽
曰臺臣言事卿何言之若是他日又語近臣曰尹得

孚疏語甚精以故事得已辛丑出爲殷山令逾年入館爲修撰時蔡濟恭爲善黨所仇構罪將置死李宗燮以濟恭學徒隨參堂劄重臣趙琰有稱道濟恭語其友李命植與琰夜飲歡甚翌日忽上章斥琰以爲黨逾公聞而嘆曰師友人之大倫蔡趙罪犯輕重吾不能知苟非大故二李爲傷倫宜糾警以裨風化癸卯正月因朝參言之又言尹拯不宜復官公自庚子疏後積忤柄臣至是仇怨蝟起萃爲一握顧上無罪公意相視類斷不得發而銓曹一切枳望甲辰上臨筵教曰尹得孚經歲不檢擬不已甚乎命入前

望授正言公遂疏陳前後被誣狀末復論命善曰判府事相職雖解寵遇如一威勢不衰嗜利者附之患得者趨之自成一套號爲時議順之則有福逾之則有禍遂使朝象日乖國事日非釁直日遠廉恥日喪清議不張俗論肆行識者憂之久矣苟能改心覺非圖善其後則往雖不諫來猶可追乞將臣疏示之彼若受爲藥石則言者榮矣不然願殿下毋遽罪臣召令廷辨一言爽實請伏誣人之律疏入命配金甲島九月赦還居龍山江上是冬因李魯春事羣憾復挑沈頤之首請拿鞫摘公疏時議二字爲大案三司

臺山集
摺紳繼起公不自安退寓楊根村舍己酉遷奉 顯
隆園差兵曹分郎事竣減下庚戌連除嶺南都事寧
海府使皆特旨也公謂遭罹非常不宜有除輒出以
年滿辭不許遂赴任減供蠲賦疲瘵以蘇甲寅陞秩
爲工曹參議乙卯春拜承旨轉貳刑曹議讞稱旨遞
而復授未幾歷長諫議成均明年而有 冑筵之命
矣公少有遠志不屑榮進先輩如丈巖鄭公陶谷李
公皆賞爲法器雖屈意取應謙卑自晦而觀頤視履
造次繩矩身率家施有文有質衰晚立朝上下無交
蕭然介立不沽不隱守約如怯蹈險如勇惟其所遇

無所作爲而處人接物一於平恕流離百折怨尤不
形是其所養深厚非僅天資偶合而能也方公之積
讒濱危也羣擠輩躡靡有哲思惟耆舊數公昌言訟
之或同罹其鋒皆公所不識也及乙卯際遭始相遇
定交曰吾輩禍福之同不以顏面亦可謂君子之黨
也 上嘗諭諸公曰意謂尹得孚峭直今見之乃仁
善人也又曰斯人居外久應不知近日朝廷事卿等
須詳告之後之欲知公者觀於君臣僚友之際亦可
以論世而得其槩矣配貞夫人龍仁李氏正郎諱普
萬之女先公三年卒合葬于瑞山蓮峰卯原男毅東

連山縣監久東文科承旨趾東女適綾城具圭慎毅
東一男經烈三女適趙基仁李寬在徐相九久東四
男綱烈綱烈綖烈綜烈二女適徐健輔趙憲植趾東
三男繼烈約烈纘烈三女適李鼎敘李鼎臣洪在容
邁淳晚進未及以書贊謁公而亦嘗策名盛際獲覩
彙征之吉歲月綿邈風流凋謝而經烈謂邁淳猶是
舊人以幽誌命焉辭謝不獲謹就家狀譔次如右而
若其事有微顯辭有詳畧則晦翁之述南軒蓋嘗云
爾輒敢竊取其義而附以銘曰
恂言愬履而鮮特立有曰矯矯其中或乏中行之難

在昔猶然乃剛乃柔公其有焉巖巖赫赫往折其角
退然自持氷雪婢約資高記博終墮偏淺乾乾進修
乃驗于踐 健陵之末實維慶曆皇皇四門有蔚鴻
碩睠我溫文疇翼厥成番番黃髮莫汝與爭觀行于
遠考德于邇允矣亶聰烈文之思有見在墻有誦在
丌昭茲來許不尙有儀

禮曹參判鄭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彥燮字公理鄭爲東萊大姓以高麗左僕射諱
穆爲始祖入我 朝累世公卿高祖諱慶業官義州
府尹曾祖諱櫛 贈左承旨生諱台耆有隱德薦除

臺山集
寢郎不起生諱必東是爲公皇考從遊老峰相公風
猷志節著名當世仕至慶州府尹其 贈吏曹參判
兼弘文館提學以公貴也妣高靈朴氏挹翠軒諱閻
之後以 肅宗丙寅九月二十九日生公聰明夙悟
治文藝不肅而成十七以親命執贄于遂庵權先生
之門先生甚器之視不以齒時尤庵文字未行于世
先生與諸門人分編考校而授公元本託秘藏俟時
及丙申論定始索還梓布其見重於師門如此丁酉
中司馬兩試已而連丁考妣憂先生又下世繼而有
辛壬大禍公纍然家居息意進取而遇事義形操履

彌貞 英宗元年擢增廣文科第一名例授成均館
典籍轉禮兵二曹郎丙午夏差祔廟都監郎廳以僚
員有匪人辭遞 永陵在儲極選宮僚朝望無出右
黃公欽長銓部以姻嫌不得檢擬物論稱屈黃公乃
啓請勿拘除侍講院司書自是久於其職出入書筵
多所裨益嘗於直夜聞禁苑有歌謳聲明日上疏陳
戒且言聲之自與東宮聽講之堂不遠非所以培養
冲年非禮勿視聽意也 上嘉納賜臯比以旌丁未
拜司諫院正言始辛壬斬伐由於羣凶矯竊改紀之
初一邊人自度無所逃罪而覘知 上意遠嫌遂謂

事關 先朝不敢議到爲鉗制掩覆計又度善類持
正論者其勢不可終遏則詆爲黨習中 上所惡凡
章疏討逾扶正者一切以摧折爲事名之曰破朋黨
此宋寅明輩蕩平之論所由起也公常慨然憂憤曰
烏有忠逾不分言路不通而可以爲國者在臺垣數
月前後封事累萬言輒舉此爲第一義又言輔臣閔
鎮遠鄭澔以言不行去宜盡誠招徠申致雲朴弼顯
誣賢畔親得罪名教宜誅七月與三司諸臣入侍論
啓金一鏡疏下諸賊 上震怒並命削黜戊申春清
州賊起公跋涉奔問留城外事平而歸時 上臨殿

錄囚教曰去年鄭彥燮論弼顯予以爲過今其言符
可謂有先見之明又曰予知其爲人可大用尋有敘
命拜持平明年超階通政拜東萊府使公釋褐甫六
年屏廢半之秩不過六品蓋朝廷待以不次而 上
亦謂近臣曰邊府得此人予其無南顧憂聞者榮之
滿秩遞歸拜忠清道觀察使逾年坐事罷還朝爲同
副承旨 上謂公當置經幄乍遞亟授乙卯拜慶州
府尹明年復以承旨召還明年陞嘉善拜刑曹參判
移都承旨漢城府右尹又移兵曹參判戊午秋左官
爲三和府使數年又出爲安邊府使有奸民得罪者

臺山集
賂言官飛章誣以濫刑至置對道臣上疏直其謾又
陳治行第一 上亦知言者非實而竟允其遞公自
三和以後所居京官不離舊跡間亞戶禮奉使燕中
乞暇野處者有年戊辰七月十九日考終于城第越
三月丁酉葬于忠州青潭里先塋負乾之原公家世
孝友又師事大儒於義利邪正出處進退之際辨之
嚴守之篤進而立朝所以颺言孚號上告下諷者一
是爲本無絲髮依違其平生誠信皆以此尤長於政
事其爲東萊也嚴明所臨一府灑然館夷讐伏縮縮
奉約束增埤繕械簡伍峙糧務爲經遠之謨其在西

北二邑謂邊俗貿貿宜先揆文選秀民餽之黌舍立
師授經樵樸斐興律身清儉下戶租布貧不能辦者
多捐俸金代之以故所至治理流聞璽書錫賚便蕃
不絕及沒無論朝野咨嗟卽吏隸氓卒之嘗經服事
者莫不奔號賻奠如喪親戚貞夫人昌原黃氏僉正
諱鏞之女端和配德卒後公八年合祔如禮有男女
皆不育取從兄子增爲嗣早幼子養善縣監女適直
長李亨彬縣監子一濂進士女適沈頤鎮金元喜庶
出男端同知境武科察訪女適趙榮晦得善學善端
出堯善舜善禹善境出公卒且百年墓道無述一濂

始草狀屬邁淳誌墓邁淳辭不敢當一濂請愈懇曰
子之先祖三淵先生未嘗輕許人銘墓獨爲我慶州
府君撰碑今樹在神道子不我許若先誼何邁淳不
能復辭謹按狀而纂次之曰士患不自修自修矣患
不遭時修且遭矣用有不究此所謂命而非人之所
能爲也惟公砥行澡德旣懋厥修所被簡知于 聖
祖者又特達如彼而卒乃盤桓次且不克副平日所
儲擬則嗚呼亦命也夫然使公少俯仰以投時宜其
取大官亦反手爾然則跡公終始豈非所謂修身不
貳深有得於鄒魯言命之旨者歟銘曰

敦學之微士鮮成材寵辱所驚疇剛不摧公姿瑚璉
天厚厥植何以琢之考訓師益林居觀變味良之敦
起揚 王庭際 聖初元敷忱契衷遇巷之始正色
立陛奸諛氣死興懷于擯 王曰予知拔之下僚往
殿南維威霜惠雨鯨海息洵旬宣汝虎喉舌汝龍光
光命車亦旣崇纈曷不樞衡俾弘厥展臣有所執陰
陽白黑有或漫漶國不爲國矯矯一節三黜靡憾雖
則不容來世之範孰闡其微以謹詭醜有文在石其
永不朽

吏曹參判吳公墓誌銘 并序

維通津府治西二十里置僉使鎮曰德浦有坐坤向
艮而封樹者吳公淵常字士默之墓也公生 英宗
乙酉用文科進累官至吏曹參判壽五十七而卒不
可謂無年位以世所期公而言則嗇矣入踐清華出
典雄劇文猷武幹所在著績不可謂無施用以公所
自任而言則十不能出其二三矣今距公沒未二紀
人風士節日以卑下欲求愛君憂國樂善好仁薄勢
利重信義如公萬一者而何可得也邁淳與公先後
通籍在 正廟盛際旣而同薦翰苑又同選玉堂時
上新卽位 貞純大妃垂簾同聽政數召宰執籌邊

大臣疇咨軍國事史官講僚無日不在其間嘗直廬
夜靜公慨然謂邁淳曰君知今日急務乎 先王聖
人也以君兼師百度惟貞羣下奉令之不暇今時則
異焉 主上冲齡嗣服閱理未熟不以此時陳善拂
違擴端防漸使臣職修而君心正將見交泰道消緘
默風成扞格之病作而壅蔽之患起雖管葛不能爲
之謀矣當事者慮不及此顧欲人適政間爲目前牽
補計耶是以在三司大小封章累千言所論抑僥倖
尙儉約撤邊幅蕩煩碎振紀綱崇名節保民生禮臣
隣本末殫舉無不切中時宜而卒致意於實心典學

虛懷納諫勤勤如也今其言具載尙書起居注及公所著約庵藁中可以俟之百世至朝夕燕對造膝橫卷色溫辭達上下聳聽世咸以真講官歸之而若其剛腸疾惡朗識燭微存久徵遠而人或不能窺者惟邁淳知之衰老多病恐一朝無知使賢大夫志行風跡闕而不宣爲恨無窮公從子尙州牧使致成狀公族系官闕行治俾邁淳銘墓噫是余責也其敢辭諸吳氏出海州始祖仁裕高麗檢校軍器監監入本朝貞武公諱定邦著節昏朝事在國乘是爲公七世祖高祖諱斗寅刑曹判書 仁顯后遜位諫而死

贈領議政諡忠貞曾祖諱晉周工曹正郎 贈吏曹參判從學農巖先生甥館名行重士林祖諱瓘 贈吏曹參議考諱載綸進士 贈吏曹參判妣大邱徐氏學生命華女公實判中樞府事大提學文靖公諱載純季子出繼于進士公海昌尉文孝公諱泰周大提學文穆公諱瑗卽文靖公以上兩世而文穆公以正郎公子爲文孝公嗣本生妣延安李氏領議政天輔女公生而穎俊七歲作詩有警語幼頗跣弛稍長折節斂鋒鐸師事伯氏寧齋公日聞義理之言兼工詞藝游塲屋危得第者數矣已而連丁本生二艱毀

瘠幾不支已未魁九日製更試命直赴殿試召對便殿賜樂寵之明年唱名 御製文祭文靖公錫宴需皆異數也攝注書權知承文院副正字選內閣講製文臣文靖公以宿學者德被殊遇既沒 上念之不置洎公釋褐眷顧出等夷甫數月遽遭天崩公以是為沒身痛辛酉春入藝文館為檢閱冬陞六品差別兼春秋壬戌由司憲府監察遷司諫院正言尋錄弘文館為副校理自是三四年除政府辟檢詳乞養宰咸平外拜罷久速不離經幄乙丑陞司憲府掌令副應教差史局校正郎實錄成用勞以司僕寺正進階

通政歷刑禮曹參議承政院同右副承旨丙寅拜吏曹參議復乞外為永興南陽二府使內遷除兵工曹參議大司諫辛未秋又出為寧邊府使是歲關西大饑十二月嘉山賊洪景來起戕郡守鄭著縱兵劫旁縣長吏望風震駭逃降相繼公聞變調兵民乘陣戒嚴檄召雲山守韓象默价川守任百觀部勒諸軍宣言刻日出戰榜坊曲曉告逾順人心始定土校南益顯金遇鶴謀翻城內應益顯勸公避寇山城遇鶴伏刺客複壁中變幾生肘腋公詢其情以計緩之梟首竿街洪致伯為人所告公察其可用召入臥內開示

臺山集
腹心使自爲計致伯感泣請效死於是城守益堅分遣校卒擊斬泰川僞守邊大益獲器械糗糧甚衆軍聲大振清川以北倚而爲重初賊以鐵甕天險欲據爲巢窟自嘉山移屯博川以逼之密謀細偵事機叵測及遇鶴等誅始膽落入保定州官軍圍之四月而平本公炳幾剪奸沉筭完城之力也壬申正月申鴻周來代交符歸在道疏陳賊情民勢請蠲減本路貢賦設文武科以慰人心還節度營于寧邊以壯關防還朝擢嘉善大夫都摠府副摠管西師凱旋論守城勞賜璽書表裏連拜漢城府左右尹禮曹參判同知

經筵事公恬靜有守外若樂易多可而權利所趨輒逡巡自疎以故前後敷歷皆地望自致無有肯吹噓推轂者及西事作又謂公不嫻戎務遣武人易置至是始稍稍向任用矣公猶不樂居內又以徐夫人年高求外爲安東府使周年以道伯親嫌遞尋遭徐夫人憂制閔屢除吏曹參判副提學都承旨差備邊司提調公先患風眩及經草土眼暴昏不辨物杜門謝朝請者數歲又哭才子哀傷疾遂砥踰年告終辛巳三月十二日也配貞夫人李氏參判碩載女仁厚勤敏宗姻服其賢卒後公十四歲附公墓舉二男二女

臺山集
男長致愚吏曹參議次致愈進士蚤幼女長適奉事
南太淳次適直長李謙洙致愚二男一女男晚善餘
並幼致愈一女適李祖默南婿一子秉善都事公家
性忠孝又服賢父兄提携之誨閨門庸行多淳至過
人因心蹈則匪由勉強嘗曰兄弟之子何間已出吾
竊異乎第五倫之言耳蓋其種植培灌深於彝倫故
推而至於君臣朋友之際類皆發見真切非餘子所
及也邁淳屏居東湖班聯故舊無人問生死者公獨
命駕至三四戊辰秋訪公佛巖山墅夜半月出庭際
槐杏大木蜿蜿虬龍狀顧而樂之至今不能忘頃年

居守江都往來海上見德浦諸山秀出雲濤間蒼翠
隱然問知公衣履所藏裴回反顧憶佛巖舊遊忽忽
二十有七年矣銘曰

貌癯而蒼燁眼疎髭文塲酒所笑諧淋漓乃若其中
玉壺朱絃維忠與孝天賦家傳 健陵儲髦曰汝世
篤螭坳豹幄賁我 初服承平元祐衆方熙熙疎襟
遠眺有穆其思謦謦萬言歸宿本根孰爲溫公公實
景仁軒裳之倦寤寐巖阿有不能遽聊復絃歌饑吻
獬吠中外劬勦虹梁拄廈賴此金湯詩書頗牧一洗
儒詬嚮用甫始胡展不究沉沉二豎天奪我良皎然

全歸公則奚傷維是百年知德實希有友銘之式云
庶幾

墓碣銘

南處士墓碣銘 并序

隱窩處士南公慶海字泰卿家蔚珍生卒七十有七
年足不出鄉里名不聞州府茹經服禮佩貞蹈信士
奮氓馴有顛厥望其葬也送者傾縣門人朱復運等
醵金伐石走七百里求文以銘余雖未識處士信其
為高隱篤行可書人也銘曰

南出英陽炳策書仙槎之遷不記初嶽窮溟環氣所

儲有哲一士胚球璵褐衣藜餐不願餘六籍淵囿恣
蒐漁禮貫微密易洞虛冠婚吉凶皆我於中和費隱
大卷舒耄齒咀嚼芻豢如撞鍾攻木隨疾徐斐蔚三
席摩紳裾讓興器絕淑里閭小寡熙熙挽赫胥儼今
則無古有諸漢王彥方宋仲車曷不百齡少躊躇綱
練一出巷無居畢如四尺過者獻誰其銘之德叟余
錦江居士奇公墓碣銘 并序

孟子以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贊伯夷之風繼之曰百
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伯夷之
跡邈在商周間傳聞微記載畧斷為聖人自孟子始

其尊之也至矣又推而廣之擬議乎風聲教誨之所及而致想慕焉孟氏之好仁而樂道善也如此然是特據其理而云耳其人則未之聞也聞而不著孟氏之文殆闕矣 國朝河西先生以正學全德爲世師宗而卽其所秉大義亦幾幾乎伯夷之匹耳有人焉親炙其門抱材器沒齒肥遯不厯聞風興起者比則此孟氏之所願聞也著之惡可已乎錦江居士奇公諱孝諫是已公姿表俊偉少以鄉里子師事先生執經問難蚤夜不厭先生愛重之亟稱伯顧伯顧公字也嘗有詩贈公曰宇宙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

真潛心勿向他歧惑慰此摧頽一病身是其單傳獨得非餘子所及而公每嘆先生有鳳凰千仞氣象乙巳丙午間危而無害彌遠侂胄不能下手士林載爲知言公抗志高尚平生無試闡一跡或勸之仕應曰惡煩勞樂閒靜此吾素性不能違也草衣木食終老山澤四方傾仰推爲隱德而乃其微意所有觀感於先生爲多也先生旣沒公家居授徒勸誘諄摯俊民良士親就如市而有疾趨過門不敢睨而闖者必其鄉之暴子弟也邑宰欲致公而不可得託公事召之公不得已就焉甫及階宰遽下堂迎謝曰悔失待賢

臺山集
之禮其德充貌符不猛而人畏之多類此奇系幸州
世居在湖南之長城府判中樞院事貞武公諱虔公
之五代祖也高祖諱軸豐儲副使曾祖諱禧弘文館
應教祖諱遠考諱大有高峯文憲公之從父昆弟也
妣吳氏公生嘉靖庚寅卒萬曆癸巳享年六十四葬
府之祭廳山配朴氏祔公嘗廬墓于此啜粥執饋奠
三年不懈鄉邦誦歎山之名以是云子男啓獻孫男
處謙曾孫震鐸進士震發震陽震鐸四子挺夏挺翼
挺萬進士挺九震發三子挺然挺之挺漢震陽三子
挺斗挺奎挺緯公卒遺文失傳挺奎始撰次舊聞爲

狀而斷爛磨滅首尾未完今挺翼之孫在善正鎮就
挺奎之狀訂訛葺漏求銘於邁淳邁淳學淺言輕懼
非其人而竊念先祖文康公實有曠契于先生以宇
宙一語爲確乎不可改評邁淳孺染家庭企慕淵源
蓋自幼然耳在善正鎮又皆以文學克家其言不誣
乃敢禮辭而爲之銘曰
河西之門有傑爲首先生百世公與之久

韋庵金公墓碣銘

并序

公姓金氏諱相岳字舜咨號韋庵生 景宗四年甲
辰歷四朝至 純宗十五年乙亥而卒壽九十有二

臺山集
治易之日居其三之二所著有山天易說十餘萬言
藏于家光山之金冑于羅卿相于麗入我朝有沙
溪文元先生以道學宗嫡秩上公食聖廡至公昆仲
之世又姻連禁掖門族之盛冠冕一邦公弱齡負材
器交遊皆名士每相聚論當世人物至英豪特達可
以當大任樹大節必讓公爲首卽少屑意進取軒車
鼎鍾可端步而致也乃公一切謝去之携家人冠岳
山中隱焉年甫三十餘斧木爲廬鉏草爲茹土銜薪
燭擁書而娛於易則殆歟棗之嗜而菽粟之用也俛
而讀仰而思瞬息不緩輿馬不輟三聖之言如舌是

出則又就諸儒註解博採傍蒐不專一家自康成輔
嗣以至近世羣言之涉於易者無不捐瑕擢瑜剪蕪
擷穎卒會通于程朱傳義彬彬如也於是出而書之
積藁盈箱已而悉焚之曰不足留也已而又書之蓋
前後書而焚焚而書者計藁至八九計卷至累十今
藏于家者晚年所留而前卒五日猶手筆竄定行直
如引繩字細如縑黍瞳炯炯不施鏡異哉其天相而
神與之歟雖然易之爲學用爲貴能言次之是以仲
尼之易不越乎子臣弟友仕止久速而所願假年卒
學者惟曰無大過而已本末之分斷可識矣公天性

孝友奇悟絕詣著自孩抱十八丁考憂伯兄先卒無嗣喪乏主長老以公攝旣而曰有殷禮焉宜及不必攝公涕泣矢死卒立七歲子後伯兄身幹家政存贏於誦嫁孤姪贖舊第恢然有裕宗子娶薄產而還之一鼎二僕析而鰥居蕭寒澹泊無與儔比而種藝畜牧綜理微密御下有威恩戶庭肅潔內外辦治人或不知其甚窶也 英廟季年士大夫羨耐富貴知得忘喪公常憂之尤以門欄隆赫爲懼筮仕除監役不起非有事于廟終歲不入城丙丁之際顛沛相踵公家亦幾不振人始服公知幾觀乎此則公之於易其

亦庶乎能用而徵諸言者夫 正廟知公賢嘗引公從子光恩副尉箕性於前詢公起居甚敬命銓曹錄淹滯授 弘陵參奉尋陟僉知中樞府事階通政非常格也公曰吾以田野小臣幸蒙上恩至此不敢不謝起肅命數年進嘉善同知事用贈考禮山公爲吏曹參判妣趙氏爲貞夫人其後又進二階至資憲大護軍皆以壽畿輔御史洪儀泳啓于 朝曰果川縣前同知金某操甚高志甚確生於顯閥自處寒士篤學善道專門大易有介石不拔之節可謂聖世之遺逸鄉黨之大老雖以高年陞資以先王之禮言之恐

臺山集
是賢而養之有事乞言者也時 正廟陞遐已九年矣禮山公諱聖澤上兩世曰 贈吏曹判書諱鎮恒兵曹參判諱萬塚高祖諱益勲刑曹參判文元先生孫也公三娶元配朴氏次申氏次尹氏皆 贈貞夫人朴夫人一男箕熙後于宗軍資判官尹夫人一男箕晉一女適趙元淳箕熙三男在衡在華在崑在崑後箕晉在華二男準鉉生員後在衡曾鉉生員在崑二男周鉉尙鉉生員葬于廣州草月面樊川里無愁洞甲坐之原尹夫人祔二夫人墓在其西幾步尙鉉與邁淳遊繕寫公言行屬銘曰先曾祖終身用晦不

斲人知銘之不宜夸惟寡於辭者可是以屬子銘曰丁鴻之節袁閔之風堯夫之學壽則潞公一之爲希公實兼有惟睿惟專凝之以久含譽不恆出爲休徵社家瑞國太和所蒸沒而有言神則不滅金繩石函以俟來哲有降者魄宅茲鮮原尙篤其燾永啓爾昆墓表

考妣墓表

先府君姓金氏諱履鏞字季肅始祖高麗太師宣平食采安東子孫籍焉六世祖文正公諱尙憲純德大節顯于 本朝高曾兩世曰領議政文忠公諱壽恒

三淵先生文康公諱昌翁祖諱養謙司導寺僉正考
諱範行加平郡守妣申氏郡守錫華女 英宗二十
三年丁卯 純宗二十二年壬午是維生卒永平縣
一東面華臺里坐庚之原是維葬先夫人安氏學生
宗周女生後府君一年戊子卒于子邁淳鶴城官次
引而耐始府君之葬卜人曰穴道左正右偏左宜上
故府君左而耐夫人右府君自少峻介有奇氣居心
應物表裏白直攻詩遊庠序屢薦解額不售中歲病
寢于家謝外事以老氣猶軒軒不衰談論亢爽聞者
多縮頸勗勵小子言必稱第一等未嘗以小善假辭

色夫人姿性通哲惇於修紀綜於濟事審於遠嫌恬
於處約在室喪妣幼而能毀與一女弟相視如手足
病則涕泣抱持女弟不飯夫人亦不飯歸府君年甫
十五家貧無銖寸業可資以爲生者殫智竭力裘飴
以時身則冬夏不絮絺者屢年或並日乃粒處六妯
娒間性情緩急貲奉豐約往往懸絕如霄壤不惟不
形諸色能先事彌縫無得而跡小子登第夫人始開
口一笑西符之解屏而野處荒寒苦淡視昔有加推
分理遣口絕怨尤北征撰辰顧小子曰人謂汝拙法
當餓今乃有喫飯處耶時府君卒六年夫人年八十

禮一子不從政鶴城去畿甸五百里黽勉扶將徒以
一日養嗚呼不吊養止于此矣夫人規度簡靜甚不
可婦女休蠶織于與文字者耳目所過有記無諼風
雅騷賦唐詩宋箴多舉篇成誦音義瞭然古今人瑰
行卓節歷代大治亂 國朝大典故燕語及之纏纏
可述小子就傅涉書史長者或賞其曉解不知其受
之乳抱先入而偶熟府君嘗筮仕爲敦寧府參奉旣
七十以待從恩當賜緋爲當路所持閣不行癸巳小
子尹慶州借二品明年陟真留守江都兼鎮撫使用
贈府君爲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

衛都摠府副摠管夫人爲貞夫人據儀制二品以上
神道有碑螭首龜趺府君準格應得靜惟雅執寧儉
是從乃治四尺之表樹塋南大書命爵祇顯寵光系
闕履行附記如右拔血濡翰而題其下曰匪父匪母
曷有此身捐肢體而不可報者父母之恩也極壽命
而不可追者事父母之日也生養死祭通謂之孝而
曾子曰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沒而孝不如存而
孝者之切且近也小子孱陋軟弱不能力田服賈自
洗腆以致其養立揚之願適以貽懼瓶壘罄恥啣恤
終天雖復馳窮公相薦備牲腊鎔金琢玉煥耀阡隧

亦何補於既往哉惟是夙夜畏懼幸免大戾用供茲
窀穸汛掃之事者秋毫皆教誨力也敢用恭識俾後
嗣眇昧知我府君夫人含章不顯積勤劬以有燾庶
如此云爾

碑

遂安李氏傳世遺址碑

遂安吉獐塞縣高麗陞爲郡易今名 本朝仍之直
郡治北六十里有山曰蓮岱附山而村有陂池樹木
方數畝畫壇而護者郡人李氏之先嘗家焉此其遺
址云李氏顯麗朝爲平章事者七世至太師諱連松

當忠宣王時以勲績封遂安君俾世爵土郡之陞易
名以此太師既受封餼經發蒙汎粟蘇瘵遂人飲德
卒以扈主捐身光施簡策有祠于郡紳士宗之太師
五世孫密直副使仁祐事恭愍王宣州之役力戰而
死有二子長衿川監務吉和次成均生員遂生未幾
麗社屋密直夫人慎氏謂二子曰汝父祖皆以忠節
死國汝曹事二姓不愧父祖耶遂汝家采地盍與歸
隱村之有李氏家以此 今上四年秋監務十五世
孫錫圭謀于宗曰吾先祖家此四百有餘年矣寸甍
尺楠今不可徵其彷彿而裔孫環而居者數百戶其

臺山集
餘枝分派別布獲於慈嶺延州之間者無慮萬計皆以密直爲祖究源推本繫茲一區哀敬所興義同萃假闇而不章曷以詔茫昧而飭悠久於是伐石爲碑碑具請文於余余惟忠孝命乎天人能蹈焉者尠矣幸有能蹈焉者亦止於身而已父不能傳子孫不能以受於祖者生稟有殊而教化風俗有移易耳惟太師惟密直丁麗氏衰季教化風俗無可言者而邁迹垂光遠而不斬監務嘉遯允紹前懿孤竹有弟介山有母繩繩奕奕彌久滋章是殆天寵嘉李氏純其稟永其蹈俾衍祉於無窮焉爾遂爲西陲下邑綏冕之

興遜於都畿諸李多力田自給而旣繁旣熾往往有秀而文者又能合志同力不忘其所由生有見乎禮樂之本太師密直之澤吾知其未艾而國朝以風教迪四方涵濡培養非麗氏之比異日奮然特起樹節行顯家邦爲西州豪傑者安知其不復出於李氏之門乎書其語俾歸而刻之

祭外姑金夫人文

祭四叔父遷葬文

祭從弟彝仲迪淳遷葬文

祭鄭聖耒文

祭從兄果川公鳳淳文

送痘神文

祭從高祖農巖先生文

祭外舅判書趙公文

祭亡妹申氏母文

祭亡女李氏婦文

祭亡女生日文

北山祈雨祭文楚山

告考妣墓文

告亡女墓文

忠生諱昌緝篤行邃學爲時醇儒以薦除 王子師
傳不起學者稱圃陰先生配南陽洪氏 贈參議諱
處宇女是爲先生皇考妣先生以 肅廟壬午五月
二十三日生祖妣羅夫人有鑑識奇其俊異以大盤
具飯羹饋母夫人曰出類之兒不可以常例待之九
歲皇考用古人易子之義使受學于族兄茅洲先生
時保而茅洲子純行則自教之癸巳皇考捐背先生
年甫十二持制幹盡儼若成人暇則自力爲學藝業
夙就叔父三淵先生見其所爲詩賞之曰是子必有
成立辛壬之變伯父忠獻公首被大禍同堂昆弟散

謫嶺海先生得全州時一邊人投章攻禍家者前後
相踵外舅沈參判珙亦一邊人也儕流多甚與同參
沈公曰金郎吾所敬也且非汨沒者吾安忍爲此終
不聽先生蚤失怙依仰諸父於忠獻公鞠育尤專及
遭禍故冤號悲憤如不欲生粗衣賤食無異樂棘在
謫四年未嘗與夫人交一語乙巳北還不復以進取
爲念盤桓郊牧罕跡城闈進德修業日以淵博間從
陶庵李文正公絳黎湖朴文敬公弼周講質經禮二
公亦深許之言行出處多咨決焉李文正公長道峰
書院大行講規極選名儒以主其事先生與李文庵

宜哲李梅軒奎臣權山水軒震應趙監役翊臣與其
選送管院任課月會講士林風動從者如雲先生以
院中書籍缺少勸洪學士益三白于朝給賜經傳諸
部朱子大全自是多士之藏修院中者資之如家乙
丑大臣以經行薦于朝除 萬寧殿參奉不就明年
除 恭陵參奉又不就戊辰除繕工監役乃就職或
問前後去就之異先生曰薦授寢郎所以待遺逸吾
何敢當蔭差將作所以處常調吾何敢辭此前後所
以異也歷 永禧殿參奉 世子翊衛司侍直 世
孫衛從司右從史壬申陞尙衣院別提明年轉軍資

監主簿 獻陵令宗親府典簿甲戌調新溪縣令未
赴乙亥由 顯陵令爲三登縣令甫下車採小學鄉
約別立條教頒行坊曲民以事至庭中開導以孝義
廉讓諄諄不勸崇勸文儒禁絕淫祀居數年氓俗丕
變律身清簡厨供外不以一絲自累上司符檄有不
便於民者陳法理以裁之由是風采隱然豪猾斂手
敷言出號不肅而威西土至今稱之己卯移平昌郡
守踰年罷歸壬午敘復 世孫翊衛司翊衛書筵故
例春坊主講說桂坊列侍而已 世孫雅聞先生學
行特命陳文義丁亥遷敦寧府主簿陞司導寺僉正

又陞軍資監正尋移掌樂院間經水運濟用二判官
壬辰擢授通政大夫敦寧府都正俄改工曹參議癸
巳陞秩嘉善同知中樞府事兼都摠府副摠管明年
亞尹漢城府丙申參判刑曹嘗直摠府賜對先生啓
曰臣職是刑官事有與刑法相關者請陳之堯舜之
時有於變之化而猶憂五品不遜命契爲司徒教以
人倫降及成周又設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條之教
治化極隆矣自秦以後專用刑法把持天下教民之
職遂廢今欲隨其所犯人人而罪之則刑將不可勝
用矣不教而刑是爲罔民臣竊伏見經國大典勸獎

條有三綱行實翻以諺書廣布京外家諭戶誦令婦
人小子畧通大義若有操行卓異者京兆及道臣
啓聞行賞今若申明此法其效必大矣 上深然之
後竟施行如先生言戊戌以工曹參判拜承政院右
承旨國典年過七十者不得除銀臺先生春秋七十
七蓋破格特授也直院日亟被召接或夜分獨對君
臣之間簡易若家人父子自經史百家以至國憲朝
章家乘野言討論諮諏屢更其端而先生響對不窮
動有援據左右皆聳聽 上亦動容嗟異已亥治湖
獄 上臨筵不怡曰湖西士夫林藪而凶徒如是甚

可怪也先生時以摠管在列遽進高聲而奏曰 殿
下教化未洽湖西密邇京師尙如此遐方何論乎從
今務修德化則必無是矣 上曰卿言好矣卿言好
矣時宋德相竊儒名賊臣洪國榮倚爲外援白 上
召用之 上問先生曰宋德相何如人先生對曰德
相雖先正之後知識無可取 殿下欲用儒者豈無
賢於德相者乎已而提舉掌樂院院有二提舉德相
方居其右請與先生釐正雅樂又以徐常修解音律
自辟爲郎先生恥與共事上疏辭職且言雅樂所以
祀 宗廟百神協律郎爲任甚重常修地微不宜濫

昇 上嘉其有守親書策以褒之壬寅陞嘉義甲辰
同知敦寧府事丙午朝命中外抄耆老人賜級先生
入京府別單 上教曰金某之今始陞資蓋未及聞
知而然在朝家不忘其家之意此宰臣豈可以循例
老職下批而已由是進正二品拜資憲大夫工曹判
書一謝而遞已酉二月七日以微蠧卒于北嶽下故
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有八訃聞 上下教曰金某以
故家之人位躋卿班每想胄筵挾冊之事不忘于懷
今聞長逝殊用嗟傷原賻外命別加磨鍊賜祭如式
搢紳章甫傾城來哭會葬者百餘人沈夫人生一子

臺山集
不育取再從兄元謙子迪行爲嗣生二子長履鋼今
崇陵參奉次履鍾先生崑顏偉幹坐立巖然峻潔嚴
毅開豁坦蕩孝弟本乎天資高明由乎自得邊幅之
容不設於體哇眇之言不出於口從孺逮耄自家及
邦信心直行無少委曲蓋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者
惟先生近之此先生爲人之大槩而試就節目而言
之其事親也愛敬兼至在戚而能婉居窶而善養母
夫人晚患風症沉淹有年先生扶持保護夙夜不懈
躬整床褥手浣厠臉奉進粥飲有流出口外者輒承
器以自吸間取史氏稗官奇聞異蹟諺譯于前以資

歡笑旣丁鉅創哀毀踰度疏水苦壘一遵經禮祖啓
虞返皆徒步以從喪餘行素必展數日墓次省掃無
曠一月其奉先也優肅之思彌遠愈摯齋潔之節雖
細必謹家奉兩世祧主營建祠堂改西上爲昭穆以
從古制時節薦享朔望參謁至大耄不使人代其睦
族也分俸祿以恤貧窮修譜牒以合疏遠視羣從如
同氣撫甥女如已出於孤瑩有加焉以至鄰里有喪
朋友有急苟力所及率先勇赴期於事集而患紆此
先生之行誼也少服家庭之訓長資師友之聞天人
王霸洞見大意聰明絕人輔以勤孳平居却掃危坐

臺山集
綈緗充棟蚤夜一卷幾忘寢食雖在仕宦鞅掌之際
行路造次之頃繙閱抄誦各準定課上下數千年文
苑藝圃理藪談叢手觸目擊殆無餘遺而潛心肆力
尤在於禮儀禮經傳通解並小註畧能背誦家而冠
昏喪祭國而朝聘師田雜服籩豆之繁蹟鍾律聲容
之微奧森羅總會有叩斯應雖宿儒之普詡專門後
生之自命強記者一聽談論莫不逡巡負墻自愧其
未始學也此先生之間學也家襲簪纓世篤忠貞三
代君民雅志則然禍變以來知世道之不可有爲則
退然自守專用心於爲已而充積旣富標望日隆則

恥聲聞之過情惡華采之掩質嘗取明儒語題壁自
警曰寧爲真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又曰士之不以
不仕爲高如女之不以不嫁爲貞於是浮沉蔭路以
拒弓旌不卑小官隨分盡職二邑之政旣多卓卓可
紀而雖漫司覈踐必考究利病罷行皆爲永式及夫
鳴臯之響浸達 旒宸遇巷之契肇起宮邸 英廟
末年進途稍闢 正考初元禮貌彌敦華貫峻級除
擢聯翩 康色溫音顧問頻繁則先生感激 恩遇
知無不言懇懇以敦本實明教化爲先嘗請以呂氏
四條爲化民之具溫公十科爲用人之方 上皆虛

臺山集
心嘉納至於隱卒之 教侑祭之文歷敘平素崇獎
備至此先生之出處也風流弘長宇量恢曠愛才好
善猶恐不及見人一藝之長必獎飾而尉薦之其有
過惡則正色呵叱俾自懲悔事過則已未嘗留着故
飲德服義人無異辭中歲喜出遊交無貴賤意合則
訪會無雅俗興到則往阡陌之間杖屨無虛日拘方
之士或疑其過於和光而中實落落穆穆要塗勢選
防限有截鄙夫儉兒斥絕無饒居常激昂動引古初
慨先民之悠逖悲世路之刺促魄磊鬱律無地可洩
則或考擊金石以代韶護或徜徉山澤以契仁智每

月明夜深散策徑至于光化門前萬籟俱寂九街如
洗欣然自適嘯咏良久有獨立世表之意既而感滄
桑之舊甲玩宴晦之時義小車不出木榻幾穿端居
凝默如塑如齋雖家人僕御罕聞其言語盖如是者
十年而屬纊之朝神氣猶旺是其收放舒卷自有不
測之妙用而稟賦之絕倫充養之合道亦非凡衆可
及此又先生遊世應物終始之厓畧也嗚呼先生以
間世豪邁之姿生奕葉詩禮之門懷珍抱璞夙有令
望絺繡旂常自其分內而身閱平陂跡介仕隱雲雷
之蘊不獲施其萬一此固斯世之不幸而實大聲闕

臺山集
理有難誣后命厥德神錫之嘏邵齡穹爵不約而會
三尊合一五福居四士仰山斗朝倚著龜昭明高朗
有俶有終雖功業不顯於時著述無傳於後而風徽
所被維範弘多今於數十年之後追想儀刑邈若邃
古卽其適來適去而世運之升降係焉然則先生之
於斯世豈不誠巍然傑鉅人其生也鳳儀麟見其沒
也虎逝龍亡者乎是宜有高文偉藻揭阡表隧以垂
示後來並上太常請所以易其名者

四叔父洪州府君行狀

公諱履鎬字聖思加平郡守諱範行之第四子司導

僉正諱養謙之孫金氏自麗太師諱宣平食采安東
圭組繩繩千歲于茲入我 朝文正公諱尙憲文忠
公諱壽恒以名德相四世族以益大文忠公生諱昌
翁 贈吏曹判書諡文康公號三淵是爲公會祖母
夫人曰平山申氏郡守諱錫華之女以 英宗辛酉
四月二十四日生公于楊根梧濱里在孺通敏善服
勞申夫人亟稱吾孝子嘗蓄一鳥死陳水粒爲文以
祭之其文別人物甚晰卒以不能見幾遠害致傷歎
焉詞理燦然長者稱有遠識及長從李丹陵胤永受
學通論語姊夫李公羲天丹陵子也以非辜罹慘禍

姊坐謫黑山島夫黨或曰婦人而此行不如死欲聽其引決公聞之大驚馳見其長老泣指二孤甥曰安所置此屬夫黨感悟議遂止公念姊性潔無濡忍理海道幽險不測吾不護往是委吾姊於虎口也又念母夫人年高善懷請而不許兩難也以權辭告策一馬徑出自家人兄弟不知公有行計也至羅州館邑村時盛夏潦雨連日是夜復大注山水暴發陵城而入漂廬舍且盡號哭之聲四起公告姊曰事急矣請乘阜以避之姊曰吾得死所矣何避爲弟無與我俱死義可急出萬有一全得歸報吾親也公曰吾詭吾

親千里行謂何而臨危獨活歸報謂何語未卒室中水已尺矣卒惶遽無計適室傍有小樓其高可攀公右援姊左手挈孤甥踊而就之以指畫壁曰水及此吾事畢矣卽不幸吾姊弟魂魄猶相從也會城壞水洩得俱全少焉樓塌見者異之公平居簡嘿周謹兢兢繩墨中人至臨患難奮知勇發壯厲莫可涯測君子曰使公而處大位所謂託六尺寄百里責育不能奪者亦猶是也甲午中進士除寧陵參奉轉內資奉事禁府南部都事戊戌丁內艱去乙巳以監造上號冊寶勞陞六品屢遷充署別提掌樂主簿漢

臺山集
城判官監聞慶縣已酉陞醴泉郡守癸丑陞長城府使甲寅解綬應辟爲度支郎乙卯出爲廣州判官丁巳陞洪州牧使公爲治不屑爲鉤距張設而白直精果手到事舉下不敢以銖兩欺常曰姑息避謗釣沽就名此今之所謂能吏而君子不取也遇積瘼宿蠹衆以爲禁不可理者必痛勘究期於剗革民或譁言不便不顧也行之朞歲輒驩然大和事上官纖微必謹至論事利病可否侃侃然不畧降辭色上官或不悅無如理勝何未嘗不屈意從也 正廟察公有政事才州郡號繁難多用副擬授廣州日與五邑守赴

役 顯隆園 駕幸審役處詢知監董主名後數月 教曰廣州判官可帥所部詣竣 園役諸邑未了者於是人知 上之器使公也西洋教始來湖海間染者尤衆朝廷督州縣按治公教罰有方不漏不濫從子近淳以閣臣侍 上諭之曰聞洪州界中邪徒垂息行何術而然也嗟異者良久 上嘗命諸路長吏條養民勸農今所宜施者各實封以聞對者言人殊公獨曰民性靜患在以法擾之耳不擾則養在其中矣臣誠無奇謀至計以奉大對若掇陳言採塗聽違靜就擾苟以應課塞咎臣不敢爲也議者以爲

臺山集
識治體時 上勵精圖理慨然於西京名實之政公以尤異見知嚮用方未艾而在洪州遇疾棄歸以越明年庚申壽六十而卒人皆惜之公嘗愛永平農巖之勝謂子姪曰是吾文康公兄弟所盤旋也死得埋此足矣及葬果如其言淑人海平尹氏校理得敬之女屢舉男不育一女適進士李憲述取兄子迪淳爲後亦無嗣而天側室男迪淳公白晷敦厚言笑盎然天資明允善別白事情持論端的可信自家庭諸昆仲以至姻戚朋舊言議有不齊義理有難卞多於公取裁最不喜矯情徇物與人交親疎好惡分寸森然

未嘗有包籠言行或勸以稍勉劓方則答曰人自有規模不能強也有時宰與公童穉好及貴猶頻造公問以行已之方公正色曰行已吾所不知但不爲洪國榮門客可也時宰愧而去及國榮敗始服公先見公少贅婦家與淑人兄尹公文東契許最深同爨屢年尹公嘗坐姻累枳於世或謂公曰不徙累將及子尹公亦以爲言公曰累者已非應累况移以累人乎終不徙尹公欽歎之至今不衰公泛愛諸姪無間已出嘉善矜愚慈嚴兩盡晚年見小子輩後先闡科第門戶驟盛未嘗不喜旣喜未嘗不愀然以憂也以爲

家世受國厚恩而德薄寵摯未有如今日嘗自作歌
詞以寓圖報思懼之意令家人習之今公歿未十年
世故人事彈指成塵而華陵之草亦八九宿矣嗚
呼悲夫小子夙在孩抱偏受負劔之恩晚辱知獎時
蒙顧問自揆空陋惟傷明是懼而阿大封胡蓋亦有
心期存焉惟是敷揚德懿載之文字使來世有徵斯
其爲追報之萬一而累列則嫌煩刪約則懼忝蓋鄭
重者有年旣而曰事貴本領言要警策若公孝友之
行著節於急難循良之績結知於明主大者在是
餘則可畧乃敢秉筆而特書之世有作者取而攷焉

其尙曰豈弟剛明真士大夫有若人哉而爲一言表
章之乎

伯父豐基府君行狀

公姓金氏諱履鉉字公舉世系具家史加平府君有
六子公爲冢嗣英宗丙午七月朔日生幼端重不
好弄動止有常長老咸期待之治舉業不中戊子
上命錄用文康公嗣孫補弘陵參奉序遷濟用奉
事泰陵直長辛卯陞主漢城簿尋移判官壬辰出
監永同縣丙申陞守天安戊戌丁母夫人憂去官辛
丑起家拜溫陽郡守數歲有不樂棄歸己酉由司僕

主簿守豐基郡未幾坐微旨罷公素性恬靜於進取殊泊如也既當室斷迹荆園晚爲菽水計黽勉爲吏而非所樂也自豐基歸葺舊廬抱川先壠下以納甲推命得遜之同人自號遜菴課農種樹有終焉志甲寅冬入城第感疾以十二月二十五日棄子姪時公壽六十有九子達淳先由臺院入玉署據國典朝夕且推恩緋玉而竟不及焉後達淳歷官至右議政累贈公極于上相而丙寅禍作矣嗚呼慟哉小子在諸姪齒最下不獲逮覲公盛時獨記公晚年家食正衣冠危坐一室儼然若有思疾遽之色不施於婢

僕迫切之言不及於犬馬接人雖狎必以貌檢家政不遺冗瑣而運之有度一似無經意費神者無事則手卷終日閒鈔作蠅頭字皆楷謹不潦草心畫挺如也意以爲古所稱有醇德積慶燾後者其氣象當如此也家君嘗謂小子曰伯氏淵沉有悟解少讀書或徹曉不眠伊吾之聲朗然金石出也既遍熟諸經侵尋乎大易旁及律曆卜筮皆涉獵而得其要爲文不燁燁事藻采而簡當理勝讀之有味以余所見近世用文學名者稱某某而論其探索功深伯氏未必多讓也小子嘗讀中庸其論君子費隱之道極其盛矣

而結之以舜武周公三聖人達孝又特舉饗祀一節
自宗廟昭穆以至裳衣時食燕毛旅酬疊疊乎其言
之也豈不以道莫大於仁仁莫先於孝而事亡追遠
又孝之精者歟我金素稱有禮度而自僉正府君始
奉文康公祀別爲小宗烝嘗之嚴貽爲世訓至公尤
精於雜服家言自喪紀衰物爰及羞品薦式謁告雜
儀有事于寢瑩者莫不折衷古今條爲笏記燦然成
一家則春秋時饗未嘗以貧故闕前一日盛服設席
中門外監籩稷黍次適邊俎凡卓點視惟謹夜四鼓
以深衣幅巾率衆丈夫婦女卑幼入就位行事公長

不踰中人而風儀厖穆疑遠降登楹屣步趨翼如在
位者咸屬目起敬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蓋觀於公
而後知人之不祭者多矣公簡嘿寡言笑儕友滑稽
童穉嬉戲衆以爲哄堂絕倒者嗒焉若無省也小子
十六發成均解時公年高罕出所居且稍間亟扶杖
徒步巷陌中入門顧笑粲然可掬慈氏詫以語人至
比河清居官慈慎愛人不喜機變一種蜂銳號治辦
者或訕爲迂緩而蘇苦完融動有成績或鑿石而頌
之昔濂溪翁以拙自命黃太史贊之曰短於取名而
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我家宗風故多近

臺山集
是而公又其尤也永同日以地主檢試圍儒有坐法
囚者其黨恚推酒人某甲肉薄以劫之衣袖盡裂左
右皆大驚鳥獸竄公坐自若徐一言以中其忌某甲
慚服不敢動是日微公善應變事有不可測者而以
其名家子也語及輒傷歎人不問公未嘗先焉達淳
始登科有忌者百計謀中傷公雅好典故閱邸報章
疏或鈔寫資考据忌者覘知之譖于 上曰某私作
國史專謗毀時政賴 正廟至明諳不得行而處心
積慮行之有時則禍所從來蓋遠矣竊矚公不喜處
城闈歸身楸檟委命自晦庶幾乎見微知彰公之於

易其深矣乎嗚呼怖矣配恩津宋氏縣監載和女育
三男女男達淳女適李定載趙宅謙奉事側室男通
淳迨淳女適尹致順具令喜達淳男馨根女適徐廷
輔尹致舜側出男東根通淳男潢根溟根女適申國
顯嗚呼封植之功必世乃成此非蘇子瞻之贊王氏
者乎觀公之盛德不食膺大爵于身後其始卒類不
偶然者而享用未幾乖刺復如此豈人果勝天而天
果不可必歟抑牛羊之厄霜雪之茂相尋於無已雖
百世可俟歟小子不文闡微發潛自顧非人而達淳
自南海中還書告訣授以所草遺事懇懇以文獻爲

託遂涕泣不忍辭禍故流離筆與心腐越三歲乃克
敘次如右戒在溢誣寧失之簡而獨於公德性仁厚
之符雖細而不敢沒來者在後尙有以推類而想其
餘也戊辰十月從子邁淳謹狀

祭文

貞純王后殯殿進香文

在龍崗代
巡使作

於皇大東世有妣任 貞熹立範 明聖嗣音爰暨
仁元運值艷貞有大勲德宗社生靈猗歎 太母
允蹈斯軌博厚光大正終正始 英宗建極壽考康
寧炳靈沙麓篤膺殯京簪珥矢警綈練播誨 皇祖

日咨予有治內堯齡倦勤漢日重輪謳歌願戴血氣
維均痛彼凶徒爲梟爲獍熏焰廣熾機牙潛逞仁天
在上賴有坤承炳幾密贊折此霜冰黃離元吉六龍
時乘氛陰蕩廓寰海清澄易讚受福詩詠貽謨金章
玉牒載揚載揄熙熙慈孝百祥所都尊榮長樂融洩
怡愉嗚呼庚申天篤降割黃襪宅恤國命如髮鸞司
草儀迫此羣情涕泣臨朝哀動紳纓於赫 先王匪
義不蹈關和典則敘秩命討率由是出可質蒼昊何
好何惡視此周道神人所繫有儼衣尺保翊左右時
予丕責四載裘冕煒有烈光誠孚翼瘳禮定文祥會

是綴旒泰山四維升馨降嘏若或疇之洋逋就殄嶺
嘯底平暘暘雨雨百穀用成慈衷彌抑罔曰豫豐糴
屢議更帑先蠲供弘于一人萬幾有託勇撤簾帷不
詢不度和燾元祐更遜一着垂之彤管爲萬世則仁
壽之應如契必合岡崇柏茂誕登周甲觴稱萬年冊
闡全德 寧王之志文子是繹吉辰載簡仙馭遽陟
哀纏 宸極慟徹寰域洪惟盛德寔天所命曷不少
延永綏福慶鬱彼 元陵人協龜臧湖弓湘瑟密邇
洋洋降監 神孫于上于傍千秋萬歲佑隲無疆日
月有時玄隧將閉雷號雨泣逝將曷逮伏念臣偏蒙

燾育逃滯藩臬奉諱千里神隕膽裂敬齋芬苾遙薦
誠忱於昭在天庶垂鑑臨

孝成殿進香文

於戲 大行之德之純三十四年恭儉寬仁歷選逞
辟疇可擬倫惟舜禹湯乃克蹈循猗歟 正考德爲
聖人繩繩饗保曰篤天諄冲齡物誨匪言伊身顛卬
令望夙覃率濱小臣簪筆逮覩庚申雷風呼吸蕩無
涯津端門聳觀如日方晨掩涕登阼環咽冠紳祇承
太母禮遇舊臣三筵旨接曰汝友賓儲經蓄史有爛
天罔不自睿知虛已以詢四載邇密聆覲采親物不

貴遠衣罕御新池臺謝娛金玉屏珍簡樸之規 英
祖是遵臨宸日久閱歷臣鄰孰弦孰韋疇玉疇珉鑑
別靡遺涵覆惟均妍或載笑媼不遽嗔端居穆清一
念肫肫藹然本心漱蟻釁特在物猶然况我臣民湛
恩汪澤髓浹肌淪天高曰明民蠢而神一誠相感无
妄之真妖躔宋徙寇壘崇因野有歧穗澤有物鱗窮
山薄海譁笑寂呻庶幾召和郊鳳輒麟民之無祿痛
矣庚寅計乖監撫歌輟輝輪 天顏非昔儼臨五旬
朝野憂遑熏列心夤尙賴 聖哲勉抑悲辛躬親萬
幾再整否屯勤開法講誠薦明禮南山北斗攢手間

宸天和乍愆嘗藥淹辰方祈翼瘳遽驚日臻千門雷
沸五輅星陳虛瞻丹極叫斷蒼旻 文孫岐嶷正位
頌綸啓祐之永卜世千春亦粵 慈聖媿德塗莘簾
儀抗冕廡費捐銀 宗祊泰磐氓隸衽茵洋洋有臨
庶不我輦爰定縟禮誕告八垠百世觀德武赫文彬
仙陵載卜遠日斯掄舍此深嚴適彼嶙峋金相玉音
終古闕堙腸摧黼幘淚暗龍輶伏念臣風波再生帷
幄前塵誠違華祝慟切梧巡猥膺旄節祇奉繫蘋灑
血陳辭冀監忱恂

青海伯李之蘭廟 賜祭文

於赫 藝祖武集大統青海弼之帝賚其夢契託潛
龍勲成附鳳兕甲三屬烏號百中刺戎雄城剖倭兔
洞遂策佐命錫姓胙封俾殿朔方懷柔雜種旌蠶所
臨罔不讐恐解其辮髮來執琰貢晚節超然雁脫爵
俸功高福完越絕倫衆維華妥靈儼彼楹棟風馬雲
旗若或磬控 先王駐蹕恩顧鄭重命葺其壞守臣
司董醑降天藻播在輿誦 園陵有事寔感予衷桑
梓推敬輦鼓思動合以宣之清酒在用

內閣祭故提學沈領相煥之文

國有大臣如棟在宇揭然中處榱桷四布不比庶官

專攻一務偉量敦質峻裁確樹四者兼矣相器乃具
彼哉斗筭挾智用數方時泰寧牽架枝柱用之持危
底蘊立露伊周尙矣魏國溫潞由此其選蓋不數睹
庚申末音震驚率土嚴廬恭默若成紹武萬目攸屬
公在相府簾帷發命遂陟元輔 先王則哲女維肱
股曷不盡瘁用追殊遇公拜稽首涕零如雨今往何
監 寧考匪怙謨炳丹青義截繩矩厥有大經悖則
鉞斧酸醜緩急出入差互以包以融若瀆受注三載
秉成有恃有懼泰山不運利澤斯普都料紀績衆工
莫妬惟此建立匪襲而取根深膏沃粵在布素聖有

精義麟經一部一二臣同先後疏附公得其宗齊名
俊顧罪我知我風波雲路譬彼靈光獨歸于魯寔天
所遺胡奪斯遽我艤失楫大輅闕御殄瘁之歎下逮
童孺西清翼翼奎壁所聚緇衣素紵夙挹陽煦公琰
舉止曲江風度予何復得宛其千古上慟下哭陳此
清醑

祭外姑金夫人文

今年維夏我屏郊牧違離左扉粵在方燠書來訊我
動踰尺幅爾兒在胞於我就館我將我保毋爾貽患
惟爾棲棲勞我永歎兒今寢牀室落于干提携鹿車

我計粗完我來自郊將告以故謂當色笑胡莫聞覩
依依今昔宛不容瞥然疑恍惘我涕如決恭惟懿範
展也女師肫肫其言碩碩其儀秉此塞淵于險于夷
桃夭鵲巢典刑在茲慚無彤管以播以揚惟有神天
遐不耇黃人歸諸福我則餘憾陳辭一慟迫此臨坎
我觴匪深我豆匪阜尚庶顧歆用此盈缶

祭四叔父遷葬文

維歲次己巳十月十三日庚子叔父洪州府君之柩
出自塲巖舊封將以十九日丙午移窆于巽谷新卜
之原從子邁淳以十六日癸卯謹具薄奠昭祭于靈

座而告之曰府君之棄小子十稔于茲而小子之踰
花嶺歷鷹巖臨穴而哭者今三矣庚申之初家道方
亨羣從無故攀和畢集則哀一乎喪而已矣明年再
至迺弟以柩從則哀始兩矣年來世故所不忍詳而
三房諸兄弟又方儼然持斬于荒江之上則今日之
哀蓋多方而不能枚矣尊靈在上尙或默會於聲淚
之間而興慨於今昔之變耶小子間承叔母命敘次
府君言行粗成結撰而事重辭拙慎於脫藁未及陳
讀于柩前是又一哀也嗚呼哀哉尙饗

祭從弟彝仲

迪淳

遷葬文

余成三叔父之服僅浹辰君之柩從先叔父之柩復
出於地上矣今來哭君若將握手敘哀操糜粥以相
慰而不可得則惟此噉然之聲汪然之涕吊歟訣歟
爲新歟爲舊歟恍恍乎不知其所從矣嗚呼哀哉尙
饗

祭鄭聖耒文

嗚呼聖耒曷爲而生曷爲而亡其生也可愛其亡也
可傷自君之作人者然而向使不爲我所知則龍門
一男子其存沒如何曷爲而接我之耳目嬰我之肺
腸強或蹶之秀或戕之夭壽多端非余所詳而獨怪

其踔厲千古之志傲睨一世之眼奚取於余之庸庸
邂逅一面便欲虛已而相從衆訕羣嘲貌益充而氣
益揚豈君將死神荒認瓦石爲琳琅抑師友之際至
樂存焉余旣無德以堪之則天故移疾於君俾不得
保百年之翱翔君之東轅入余室而讀余文戲言相
屬有似乎車過腹痛孰謂旬月之間斯言果中而余
文之陋顧安能壽君於旣夭而副平日之和仲惟衷
臆之薄宣庶幽明之可洞尙饗

祭從兄果川公

鳳淳文

嗚呼兄乎果長逝而不復反耶已殮已殯今且引而

葬矣修短無常歸之於命存沒有限節之以禮命吾
無可奈禮吾不容已則迨此魂氣之未遠一吐出心
中平生所欲言使洋洋者如或聽之庶幾乎陽明子
所謂哀中之樂而長言則繁短言則畧淺言則非情
深言則非時蓋嘗沉吟屢日而不知所以爲言矣然
念吾二人四十年同堂相知不可謂不悉而相信不
可謂不篤矣性情之近臭味之合自在童稚已然而
及夫江干比屋木行已周在原急難之恩小宛明發
之懷又是疇昔之所未有則險夷燥濕何事不共理
義物務何說不講而言出於弟少所扞滯往往相諭

臺山集
以意相授以色而領會之妙有出於唇吻筆札之表
若是者宜不以幽顯異趣而今昔殊觀也然則長言
短言淺言深言既皆不可而又終不可以無言則言
如是亦足矣雖然以吾兄溫良忠厚材器之美宜其
無惡於人有用於世而擠排抑遏如或不克卒使之
窮餓困苦鬱悒侘傺以闕其年壽則天道之戾人事
之毒可謂極矣使弟而不遂填溝壑則瓣香寸管盡
情一言容有其時或可少須臾見俟而毋戚戚於今
日之寂寥耶惟茲矍然而列者物雖不腆出自家
饌英靈不昧知其爲徐孺之鷄而非仲子之鵝則尙

亦曰吾弟之知我心而欣然一嘗如平日也否嗚呼
哀哉尙饗

送痘神文

痘之有神禮書所不載儒家所不言余不得而知之
也然林林之衆無有貴賤一經此關始得爲人脆者
以堅弱者以強如五行之生非克不成其有功於生
民甚大又其好潔而惡穢喜靜而忌囂往往發見光
景肅然動人殆若有物宰乎其間則世俗之顛薦虔
奉久矣余又安知其必無也余聞上世無痘興自中
古其源蓋不可考而六籍既無其字本科古方有扁

鶴所命其周之末秦漢之前乎屈原九歌有所謂大少司命者說者以爲上台文昌而今觀其詞有曰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又曰憇長劔兮撫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夫旣總司九州之壽夭而卒乃歸重於幼艾則痘而有神庶可以當之未知原之意果如此否乎家有小女兒生纔六月蒙神之惠旣撫而壽之矣旬有三日功成行滿爰有酒食以賽以餞而爲之言如右其事則因乎俗其義則欲引而進之於禮也神而在者尙明聽之

祭從高祖農巖先生文

維歲次己卯二月二十五日丁亥文簡公農巖先生貞夫人延安李氏神主以嗣玄孫喪期已畢去廟而寢將卜日埋安于墓所從玄孫邁淳謹以三月朔日癸巳倣束修舍菜之意畧具菲薄昭薦誠忱爲文而告之曰道可以挽回三古而用闕於當年德可以備膺多福而窮最於生民此人情之所共齎咨太息而致疑於天道之紛綸者也惟先生撫世五十有八年旣已不幸罹此以終身矣乃今觀化僅百年廟貌將永撤而焄蒿芬苾之事亦不可以復陳則先生之受報於身後者又何其楚愴悲辛而世之蟬嫣奕鳥熾

胤胄而綿宗祀者彼果何道而臻也然立德立言爲
世儒宗功存乎遑哲教被乎來塵此先生所以卓然
不朽亘萬古而常新其視死生窮達如浮雲之過太
空不足以留情戚欣自其平日而已然况曾玄以下
所不知何人其脫然舍去也又何有於顧戀而逡巡
顧小子之徊徨躑躅俛俛予子恍乎若耳聆梁木之
歌面承淵冰之訣者誠以生平嚮慕之篤遲暮瞻依
之切情發於中不能自己而世道人事之感又不勝
其歔歔而嗚咽也孟子有言曰人樂有賢父兄推此
以言則祖先之賢亦人之所同願而不可以必得者

也惟我家積德累善遠有封植而及夫文正文忠祖
孫繼作位列三事名冠一國其豐功大節勒彝鼎而
垂簡策者爛然若日星之輝赫夷攷其心法之相傳
授亦惟曰潔白而敦厚忠信而正直自是而又再傳
以得先生又以我高祖考三淵先生爲家庭朋益則
如岐豐之禮樂大備於周公河洛之文明並鍾於伯
叔是豈但當世衣冠之所罕抑亦遑牒前記之不可
以屢覲然高祖考則一生斂退蹤跡不出於林壑若
其龍章鳳質隱見隨時在朝在野無不可以爲後世
法式則此殆天所以命先生使之備嘗平陂而獨任

其師範之責也竊嘗論之修己治人學者之終始而其本則一心而已苟或血氣之揜而私智之鑿以失其鑑空衡平之體則講討之不精而無以察識事理施用之不公而無以諧允衆志舜禹之人道危微孔曾之忠恕一貫皆所以惓惓乎此而爲萬世論學之大旨也 本朝士林之盛前稱 明宣後稱 孝顯兩暨乎 明陵之世亦可謂崇極而圯矣師友之門戶分裂朝著之物色睽貳雖以大老之 三朝宿德尙不免排軋而困躓先生之釋褐揚廷適當斯際正色玉立不激不詭風猷所及無有遠邇莫不誠服而

心醉雖未及進秉國句大舖經濟而其見於金華之獻納天官之注擬者足以想像其一二及其退修初服專意此事則千聖之精微司契於片言百家之淆亂持衡於隻字凡其湛思妙悟立爲定論者率皆銖分粒剖四亭八當宛然紫陽之復起蓋其心法之正本之家傳而生質之明睿問學之淵深交須互資融合渾成泯然不見陪奉作爲之可指故措之爲事業發之爲言議無往而不公平坦易精切懇摯直可以質鬼神俟聖人而無媿至若文章之高出處之懿特其粗跡餘事非所以議先生之至也小子自在髫齡

臺山集
已知讀先生之書而誦先生之詩奉持如琬琰尊信如著龜雖以昏愚之極有愧乎稱其家兒而至今三十有餘年理義之畧識梗槩學術之粗辨蹊歧實惟於是乎資論其受恩之罔極無異王通之於仲尼而以賢賢兼親親又奚間於毛屬而襄麗惟其氣質輕浮踐行疎鹵而怠惰因循之病又從而難醫是以雖嘗承藉門楣出入軒墀進無納約之契退有張弧之疑跋前疐後竟至于斯而屏居以來又不能刻意研究追補前疇居然志氣之漸衰已矣頭顱之可知是則小子之負先生死無以自贖非特窮廬枯落之爲

可悲也惟幸羨陰一曲卽先生杖屨適軸之遺屋宇隣近香火在茲若可以朝夕親炙仰承德輝而時節薦享未嘗不助執鋤豆少伸其夙昔羹墻之思今焉並此而失之矣小子於此安得不長懷永歎慨此身之益孤而悲遺躅之不可追也嗚呼世變則滄海爲田物久則蘭芷不芳鄒魯之遺風遠矣殷商之故俗亡矣機巧橫鶩繩墨披攘向所謂潔白敦厚忠信正直建以爲根本家計者蓋已剗地都喪則其散而爲萬事也無怪乎偏陂側頗一切反理而乖常當此之時復有如先生者作或可以提撕警覺少砭膏肓而

若小子之材綿命薄顛沛夷傷則其身之不卹恤顧
何望於回瀾止燎易崎嶇爲康莊惟有潛心遺訓勉
策蹇僵庶幾全其所受以自獻于先祖 先王明靈
降監倘或惻然垂憐默有啓發俾不至於卒迷嚮方
耶惟茲耿耿之蘊蘖在心腑積有星霜今始得間一
陳而優然之見終此單觴文辭拙陋又未足以感格
洋洋俯仰悽愴祇覺清淚之盈眶尙饗

祭外舅判書趙公文

故禮曹判書嘉林趙公旣卒之越三月仲夏甲戌引
自京第永歸于麻田鵲川山下外甥安東金邁淳始

克來列服位以葬前一日戊寅晦謹具薄奠短誄敬
祭于柩前而哭之曰余始稱甥際公方躋從公丙舍
脫粟布被公笑謂余此居雖隘霜水之名先訓攸寄
假饒天幸軒駟鼎至黃鍾玄酒敢忘聲味後生年富
當識此意余雖雅昧竊有深契 元陵之末文獻未
墜前輩緒言尙徵一二頽暉黯黯奚翅月異公又長
逝孰知我喟論公平生可謂完備如驥暫伏終奮厥
轡 聖主隆師賞延于嗣乃若醇謹亦公自致耆英
八座曰旣壽貴委蛇險塗兩遠譽詈儵然返真及茲
無事方存見羨悲則可置念昔蒙恩匪直子視深衷

臺山集
注倚若挾重器中間離合天實爲戲余或忘情公則
永愾存沒之際想有滯思于何證明以答此施余文
雖拙而不侈費穀醪淺薄內子所治持以薦公庶無
色愧公靈匪遠記此聲淚尙饗

祭亡妹申氏母文

維歲次辛巳十月戊寅朔二十四日辛丑卽亡妹申
氏母之生朝而距其沒十有九日也舍兄具奠與文
來自東郊薦且讀於靈筵而哭之曰嗚呼哀哉汝嘗
讀常棣之詩矣其首章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六
章曰儻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此人

情天賦之同而有家日用之常也吾與汝爲兄妹三
十有九年憂戚號咷睽違契闊之日十居八九求其
無愁無慮有酒有食欣然舉一味相勸者詘指而無
幾焉今以草具家饌來陳汝室而汝之面不可復睹
矣吾之心肝脾肺歷落森羅者箇箇是前塵往跡而
千酸萬棘一時填觸淚竭聲嘶嘔瀉不得嗟乎人生
有如是之窮而天道有如是之偏耶吾父母生育甚
艱余之受形已是中歲又越八年而得汝爲妹其鮮
如此其情可知卽其賢愚才否在所不計而汝之仁
明淑哲分外特出非直爲隨例閨房之秀則余心之

奇幸愛好倚以不孤者手足不足以喻其切而金玉不足以喻其重矣記余十餘歲時未就外傳每篝燈夜讀汝輒髡然傍坐問字不休或戲倣伊吾音節鏘亮滿室哄堂夷然不改余亦掩卷撫頂而笑曰寧欲爲秀才業耶從古婦人能文者某某而皆非可願姑事汝箴線可也汝便悵然大戚自恨其身墮簪珥嗚呼豈其識耶使汝不女而男則建立成就當不寂寥而今日之哭吾知其萬萬無此理也雖然吾輩奇釁殆天所命真陳同甫所謂木出於嵌巖嶽崎之間未易以常理論者也凡吾經歷汝所目擊今不必一二

談述而汝亦聰明爲崇知思蚤開自在毀齒已能同我憂喜平居鬱悒羽翮不張寢興食飲往往如草次途旅不成頭緒至若世俗所謂全盛芬華之飾童少娛嬉之觀墮地以後一切都無如生而瞽者不識丹青爲何狀耳逮余釋褐始有三釜之望汝又長而有家六親播譽親側歡愉僅此數件享用而種種乘除亦復參錯於其間又未嘗一日快然而足也古人有言曰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蓋言善惡之報各以類應而所謂百祥百殃者非必盡備於一人之謂也吾輩爲善不力雖不足以迓集天祥至於爲不善

而可備百殃則自檢平素或不至是惟此數件享用
顧亦何侈於分而摧磨撞碎曾不旋踵卒又剪截其
半俾不得相依而終老者吾未知其孰司其柄而噫
亦不仁之甚矣嗚呼運會旣降生材實難少值翹穎
輒患稀合此在男子而猶然况以汝德性才識絕出
倫彙而束之中斂之閨幃之內行焉而知者
誰歟言焉而聽者誰歟是以心期所託舍我靡適而
余亦自揣迂疎倦於求友芝蘭之就匏竹之和賴有
吾家道韞一自屏居以來彼此落落不得如疇昔之
團欒則彭城風雨之感淇水珮玉之思寤寐如結宣

少吞多而癸酉事作矣山憐水咽雪苦風淒當此之
時汝之誓志捐生豈余綿力可奪而信義之重慮及
門戶誠孝之篤念切庭闈幡然回思勉近水漿是其
達識懿度得之經傳實昔日傍坐時所講聞而余之
欽汝重汝自是而益增斤兩及夫嗣胤克紹三從有
託慈育莊誨至誠透石勤勤營室閔閔望歲以至頭
角漸成迎相在邇則自惜餘生願假數齡湯藥之輔
裘飴之節亦覺稍異於曩日余每自語曰吾妹生晚
稟薄縱不能備膺綏成追配二南孟母陳婦自不失
爲風教之宗而吾兄弟今生之緣亦可以期之皓首

孰謂銷骨之病已嬰於積毀盈眦之福竟奪於垂成
始也求死而故緩之終焉求生而故促之反覆揶揄
若相戲然天高鬼惡胡至此極前月之末余來省汝
知其沉痾日臻無可着手而久滯膠擾非我所安不
得不割情旋鑣姑以好言相勉汝亦整暇自持不肯
作戚咤色只脉脉相視而別不幾日而以革聞矣蒼
皇策馬訃及於道人門而號肝腑欲裂聞汝臨終無
他語但曰吾兄從此無開口處矣嗚呼汝之視不受
含欲與我言者宜非一端而不少概及反以我爲念
豈不以吾力所逮自不待言其不能逮者言之無益

而幽明所耿耿止此方寸一大事耶是故今吾哭汝
亦不欲覩縷絮切作家人例語以汝淑靈其必諦聽
默契於淺深詳畧之際矣嗚呼人生如露電脩短榮
悴特其小小差別耳四大一散不足追理惟有令名
比形貌差壽古今賢達亦未能忘情於斯汝雖不幸
爲婦人終不可與村俗裙襦同歸漸滅而世無劉向
誰能發揮蚤晚吾當畧述文字表汝墓隧而吾文之
必能傳後亦何敢自信也惟期沒齒自修幸無大過
使箱篋所出免取唾棄則百世之下人或知汝之
賢而平生簪珥之恨至此而始可少慰耶嗚呼哀哉

尚饗

祭亡女李氏婦文

維歲次丁亥十月癸酉朔十九日辛卯亡女李氏婦之柩發自鶴城殯館將歸葬于舅家先塋老母治奠老父爲文以前一日庚寅撫柩長嗥而送之曰汝之從我而北今幾日矣軒驟甫稅籩豆方洽巧笑珮玉汝有一樂晨昏綵弄我失百憂當此之時汝若忽爾先歸而吾二人不得相隨則政使前程不遠後會無窮其爲歘然悄悒牽衣持踵婉孌而不欲捨者當何如也乃今束之紵絮歛之楸柎將以投之荒壠之上

厚壤之中而吾則寢興食息無異平常方且部吏卒飭道路日汲汲以送汝爲事嗚呼哀樂之頃若是其倏忽而死生之際若是其遼絕歟我乏血胤慰情惟汝汝死而吾之典型心事無復可寄處矣其將壞木竭泉以遣餘年蒸菌浮漚以斷平生此恨此慟當與形骸俱盡而未然之前尙有歲月或可以隨地遷移與時消息而天涯歲暮一身子然山川蕭瑟房櫳淒廓宛宛乎盈耳觸目者惟是枕膝呻吟之聲握手悽戚之色吾安能一日忍此淹留乎茲土而以汝平日嬰孺之慕又安能頓爾銷化恬然於就路也抑有說

焉父子一氣幽明無間汝死便是吾死吾生猶是汝
生形雖適彼氣則在此其尙綿綿眇眇不離吾左右
以俟明年麥熟從我而南歟嗚呼其可必歟嗚呼其
不可必歟尙饗

祭亡女生日文

維歲戊子亡女李氏婦既沒之翼年而五月初七乃
其生日也老父自鶴城官次齋脯果諸味爲文百餘
言發使寄書于婿郎文甫俾以其朝奠于靈筵而告
之曰汝方學語自道生朝有問爺辰謂隔三宵村廚
簡澹薄言湯餅蓄旨待需聽汝爲政我生畸苦舉目

鮮驩斯辰之來爲汝加餐中筵持鬚慨已霰皤從今
以逞歲月幾何撫迹興懷在汝異時及茲團樂庶無
我離誰知今日事乃反易汝璧而碎我頑則石裝輻
一遣哭亦遂吞幽明決絕匹似都媛天時回薄園有
朱櫻覽物驚呼如麗而醒邊觴婉孌已矣雲逝將何
肝肚度此如歲甘芳適口思汝所議藻翰臚情認汝
所貴緘封千里父母之餉汝歆汝聽知我無恙嗚呼
哀哉尙饗

北山祈雨祭文

楚山

於皇稷黍神享民依時耕節耨民則罔違載暵載潤

臺山集
孰司其機明修幽贊乃免餒饑今茲之旱入境聞晞
兼旬望霓有杲無霏金柔火老岌哉惟幾焦槁莫救
控訴安歸龜蛇所據粵瞻巍巍幟幟一府夙膺賽祈
登牲薦酒匪曰潔肥敬達輿忱陰功是希

告考妣墓文

維歲次甲午十月壬辰朔十二日癸卯孝子嘉善大
夫江華府留守兼鎮撫使邁淳敢昭告于顯考朝奉
大夫行敦寧府參奉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
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府君顯妣 贈貞
夫人竹山安氏昨年秋邁淳叨尹東京以權秩二品

例蒙追榮所生而辭 陛有期展墓無暇謹依丘儀
之文錄黃焚告于家廟今年季夏徵守江都晉階爲
真自惟稚昧儼然卿列怵惕兢厲以榮爲懼永念我
考妣劬勞憂恤閔閔望成於不肖者食息靡間金石
可貫而才乏濟艱分甘守拙豐養未逮於當年痛結
莫慰於終天乃以無告之窮忽荷有隕之寵金貂飾
躬旄節在手靜言思之莫省所以此殆潛德天鑑至
誠神佑推其不食以庇遺胤仰昊穹而曷報撫體髮
而增悲拜章乘傳來攀墓栢駟馬徒榮三牲何及惟
有神氣庶達衷情謹以清酌庶羞昭薦哀忱尙饗

告亡女墓文

維歲丙申十月甲寅老父來自龍山江上以酒果脯
脩告于亡女李氏婦之墓曰汝之墓于此者十年余
嘗一來撫而哭矣卽之無睹呼之無應冥然漠然祇
益悲耳蓋亦悔其來而不欲再今將以數片之甄識
汝所藏則又不能不忍悲來視而冀汝之或余聽也
輒有文序余所作銘則今左相洪公筆也汝於平日
以不讀父書爲恨洪公之文學名德又嘗知其爲父
友而敬慕之矣九地之下其尙得此以爲榮百世之
後其尙藉此以爲不朽歟嗟乎余行負神明不能徼

惠于天俾汝壽祉乃以區區文字欲存汝影響于寥
廓渺茫不可知之域嗚呼悲夫有酒在觴酌而告之
尙饗

臺山集卷十二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a framed area.

